

远逝的捣衣声

□刘峰

村西有一片芦苇荡,清凌凌的水,映着蓝莹莹的天、白柔柔的云,宛如一幅静美的水彩画。外婆很喜欢去荡子里捣衣,“嘭,嘭,嘭”,好听的声音,宛如一只只水鸟,在水面漂来荡去,飞回村子,宛如鼓点,恰似缶音,古朴而安详。

捣衣,是将洗过头次的衣服放在石板上,用捣衣棒捶击,去浑水,再清洗,使其洁净。外婆的那一根捣衣棒,为枣木所制,一尺有余,于长年的起起落落间,变得红褐透明,表面裹了一层透明的包浆,看上去,宛如一条沉敛修长的美玉。

村子的水,不但养人,而且养石。荡子边的七块捣衣石,常年浸在水里,光洁、细腻、秀润,让看见它们的文化人,会忍不住心生幻想:以水为墨,以石当砚,以芦苇作毛笔,以天地作宣纸,写出天下一流文章,写下传世一等书法。

外婆捣衣,往往在天不亮时就出门。晨月当空,她与村里的女人们,三三两两,走在缥缈的雾里,仿佛走在旧年的电影中。她们,端着木盆,盆里堆着衣物,压着一根捣衣棒,宛如一条搁浅的小鲤鱼。晨风,吹着她们额上的秀发,晃动苇叶上的露水,水珠滴入静静的苇荡水面,发出清脆的回响。

轻轻地,掬一捧清水,如古典的茶道一样,先将捣衣石清洁一下;然后,将衣物浸入含有水藻清香的水里,等浸透后,湿漉漉拎到石上,淋上一捧自制的皂角液,揉搓一番;接下来,举起捣衣棒,朝着衣物捶打,当挤出污渍后,将衣物翻过身,再行捶打,直至衣物清洁;最后,拿起衣物,将它们放入水中漂洗干净。

“嘭,嘭,嘭”,一声一声,惊醒了芦林沉睡的苇莺,发出唼唼的啾啾;一声一声,惊醒了苇荡的鱼群,跃出鲜活的泼刺;一声一声,惊醒了渡口的艄公,摇响了吱呀的双橹;一声一声,惊醒了青黛的村庄,飘起了乳白的炊烟……

捣着捣着,宝蓝色的天边,渐渐呈现一线鱼肚白;慢慢地,一抹胭脂红涂抹在了东方天空,仿佛水墨丹青一般潋染扩散;随后,一轮羞答答的旭日冉冉升起,开始喷薄——再看荡子里,绚烂的朝霞倒映水中,映在一串串珍珠般的泡沫里,宛如一幅色彩鲜艳的油画,恰似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

由于有些衣物太沉重,外婆一双手纹不动,她会远远地唤我的乳名,让我一路跑来帮忙。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”,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,一老

一少,一左一右,仿佛扭麻花一样绞着衣物,开开心心地看着水珠淅淅沥沥而下,坠入草地。绞干水,外婆会领着我,将衣物摊晒在滩上,然后守着衣服晒干。

日头,静静地逡巡在天空;风,从远方轻轻吹来;我与外婆坐在荡边,仿佛一大一小的两块石头。我多想,就这样坐着,陪着外婆一起慢慢到老。

经外婆洗净的衣服,穿在身上,宛如新摘的棉花一样柔软、芳香、熨帖。穿着它们,使人想起芦苇荡一缕缕清风、一束束阳光、一株株水藻、一片片苇林,使人想起青茸茸的草滩,想起遥远的天边,想起流年里的许许多多。

光阴无情,“长亭连短亭”,总有一个人生驿站,会让身边的亲人与你相别。那一年的秋天,水边的芦苇一片肃穆金黄,外婆捣完最后一次衣,安然地离去了。

如今,这一切如风一样飘逝,回想那一段难忘的捣衣时光,宛若梦一场。感谢外婆,让我记住了光阴深处的捣衣声,记住了美丽乡村愁!

冬天藏在白菜里

□徐雨昕

儿时,在关于初冬的记忆里,总有白菜的身影。白菜棵棵硕大,白如脂,翠如玉。提前储备好百十斤白菜留作过冬的储备蔬菜,曾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。儿时每年这个时候,外婆便开始忙着采收白菜。

大人们忙着储备白菜的时候,我和邻家的小伙伴们早就齐心地跑到院子里聚集起来了。储备冬菜,是件需要街坊邻里互相帮忙、集体劳作的体力活,但在我们小孩子眼里,抱着白菜跑到墙角一棵棵码整齐,是种既有趣、又有仪式感的游戏。

白菜,是冬季饭桌上的绝对主角。单调的食材,每天都要重复出现很难不让人腻歪,但是外婆总有她的办法:酸辣白菜片清爽又开胃,每次都能就着这道菜吃上一大碗白米饭;把肉馅剁碎,再裹上切好的白菜片,齐齐码在细碎的干虾仁上,上锅蒸熟,就是鲜甜的蒸白菜卷;积好的酸菜捞出一棵,细细地切丝,再配着刨好的肉片一起炖熟,一锅酸菜肉片的香气便蔓延到房间里的每个角落。

白菜甘甜,多汁又极清爽,和任何食材都可以完美地融合到一起。无论是炖菜、炒菜、做馅料、凉拌甚至是积酸菜,都能让你发现它的特别之处。

外婆的巧思不光是在烹饪上,就连切掉的白菜根,也能在外婆的手里变成家中的点缀。白菜的根部用小刀削平,再剥掉外面的菜帮只留菜心,放到透明的玻璃小碗里,就能变成水培的白菜花。黄色的白菜花小巧明艳,细细碎碎,在冬日里充满了灵动的美,也让我记忆中原本枯燥乏味的冬天,多了许多生活里的小惊喜。

外婆就是这样,用自己的心思和对生活的热情,一点点地将朴实无华、平平淡淡的白菜,融进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,也沉淀在我对冬天的记忆里。

又到冬季了。如今食品种类丰富,人们再不会被寒冷的季节局限住了。而囤积白菜过冬,也渐渐不再是人们生活里的必选项了。但每当看见冬天里的白菜,我的心里依然会涌出一种暖暖的踏实感,那是一种藏在白菜里的,专属于冬天的美好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立冬时节饺子香

□毕侠

我小时候对立冬的印象很深,立冬宣告着秋天的结束,麦子已经全部种到地里。从夏季就开始在地里忙碌的人们,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,可以睡睡懒觉,在门口晒晒太阳,去路口的代销店里看人家打打纸牌,和他们吹吹牛,聊聊今年的收成。

此时,人们会给牛多备些草料,给猪添点膘,让羊把肚子填饱,天黑的时候把鸡鸭鹅赶进笼子里,有心的人还会捉住鸡鸭鹅,挨个摸摸它们屁股里有没有蛋,等到天亮的时候,到笼子边看看地上有几个蛋,如果够数,就把它们放出来,从东厢房里抓一把高粱米,算是给它们的奖励,它们吃完后还不肯离开,那双大手一挥,“去吧,自己去找食。”

“咯咯咯”“嘎嘎嘎”“鹅鹅鹅”,一阵欢快的叫声后,它们各自寻找自己的目标去了。倘若有没完成任务的鸡鸭鹅,则会被扣留在笼子里,还不给它吃食,一直等到那白白的、灰灰的椭圆形的蛋在屁股后出来了,它才会扯着嗓子唤主人,主人高兴,也会抓一把高粱米让它独自享用。

立冬是个大日子,不过那会村里人的庆祝方式很简单。在傍晚时分,各家在厨房都开始忙活起来了,大菜刀把案板剁得啪啪响,这种声音此起彼伏,就像是在比赛。不用看,大多数人家都会买点肉犒犒劳家人,粉丝是正宗的红薯粉,这个季节的乡下

除了白菜,就还有萝卜,难得有点香菜,但是一家人围着小方桌也吃得津津有味,蓝边大碗盛满饺子,把小方桌挤得满满的,没有人问有没有醋,也不晓得饺子还可以蘸一下醋再吃,又鼓又圆的大饺子把一家人的肚子撑得饱饱的,整个屋子,甚至整个村子都洋溢在欢笑之中。

俗话说,交了立冬节,只要下雨就会下雪。吃了晚饭,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坐到被窝里,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,父亲也会在给猪牛羊放好取暖的柴草后,坐在床沿上看母亲做活,有时候还会给我们讲他在军营里的故事,直到母亲把煤油灯吹灭,我们才意犹未尽地钻进被窝里,听着外面呜呜的风声,心里也会期盼着,明早眼睛一睁开,会不会是一个银色的世界?

如今又到立冬时节,村里已没有当年热闹的场景。很多人带着孩子进了城,家里只剩下老爷爷和老奶奶。傍晚时分,村子里依然响起大菜刀剁案板的声音,只是声音很短,也很轻。老人们将饺子端上大圆桌,眼睛却盯着敞开的大铁门外,直到城里的孩子打来电话,老人只说一句:“今天包了你爱吃的饺子。”电话那头停了好久,才回过来一句:“这么快就到冬至了,离年不远了。”是啊!离年不远了,那双苍老的眼睛里又有了希望。

